

董述輝

著

我與名人沒有約

性情中人：黃永玉 平和穩健：唐浩明

大师小盾：譚盾 时代书生：朱正

官场春秋：王跃文 笑数念珠：黃美之

潇湘居士：蕭建藩 庭院女人：罗燕

名师高徒：郭崑 半纪回眸：唐生智

超越真实：成 龙 发仔败笔：周润发

天降大任：葛 优 名声在外：张艺谋

3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崔述炜 著 ■

我與名人沒有約

■湖南人民出版社

性情中人：黄永玉 平和稳健：唐浩明

大师小盾：谭 盾 时代书生：朱 正

官场春秋：王跃文 笑数念珠：黄美之

潇湘居士：萧建藩 庭院女人：罗 燕

名师高徒：郭 崑 半纪回眸：唐生智

超越真实：成 龙 发仔败笔：周润发

天降大任：葛 优 名声在外：张艺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与名人没有约 / 崔述炜 著. —长沙: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5.1

ISBN 7-5438-3859-1

I. 我... II. 崔... III. 名人 - 生平事迹 - 中国 -
现代 IV. K820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2755 号

责任编辑:戴佐才
装帧设计:陈 新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崔述炜 著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:410005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健峰彩印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14

字数:317,000 印数:1-3,000

ISBN7-5438-3859-1

1·396 定价:25.00 元

自序

我和名人没有约。

尽管我供职于湖南图书馆“湖南名人资料中心”，这个被称作“名人资料征集”的“岗”上。在我国，图书馆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属“清水衙门”，自学者在成才之前或可能倚重图书馆之类，但对不看书或不太看书的人而言，则“有他不多，无他不少”。

毛泽东早年在离开湖南图书馆及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后，再也没有跨进图书馆，不是不需要看书，而是无须求图书馆。

华国锋当年在湘工作时，与其在省文化局工作的夫人偕行，路过敝馆。夫人进馆有事，他就站在马路对面等候，宛如不爱逛商场的先生般。

至于“中心”，则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模糊概念、怀疑态度及某些联想的名称，实在令人难以恭维。

当今社会，号称“中心”者，屡见不鲜，众人皆不以为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然。即便如敝馆，亦不下家谱、剪报、采编和“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湖南中心”等五个中心。

所以，笔者所在机构，虽有 13 个字，看着一长串，实则并无震撼感或威慑力，没有“分量”。它对某些名人的作用和吸引力，不能望强势传媒之项背之拾一，而属“弱势”之范畴，有的人士甚至不屑。

湖南名人，也是一个笼统的概念。它由“湘籍”及“在湘工作”这两部分人组成。后者如袁隆平院士，蜚声海内外，其名人“级别”应属“世界级”。依次递降的还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，乃至“从 X 品”或“小巷名流”。这些，皆是笔者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范围。

人与人不一样。名人之禀性，以及某人在不同时间、不同地点、情绪和表现，更是千差万别。所以，我面对的是复杂的、“气象万千”的“人文景观”。

我登门拜访名人大多采取“突然袭击”，即不事先预约的方式。一是免遭婉拒、推托或避而不见之尴尬；二是“攻其不备”，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好在我们这个社会，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识还无需“预约”——除了高级公务员，某些白领、商贾以及每周有课的教授以外——我钻了这种落后和随意的空子，而屡试不爽，乐此不疲。故可大言不惭地说：我和名人没有约。

我的工作内容和任务，主要是征集名人个人资料及其著述。这是一种热脸挨冷脸，自嘲为“文艺公”性质的工作。个中甘辛，一言难尽。

不过，从总体上而言，我还是逐渐爱上并变得喜欢这份工作的。因为它具有挑战性和新鲜感，通常是“打一枪换个目标”，很多工作对象都只是见上一两面，甚至连面也见不上。

至于海外湘人，更只是飞鸿往来，“神交”而已。

我宁愿看到的只是他或她的“光环”，无须，也不可能像“狗仔队”般去追根寻由，窥人隐私，所以自忖还不像后者般浅薄、讨嫌。

大概也因我能视不同对象有不同的言行举止，且较为得体；加之本人又上了点年纪，所以，接触过的名人大多能善待我。

从内心而言，我钦佩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名望，也敬重他们的人格和人品，且我是为“公家”征集，并由馆方免费保存他们的著述、资料，是一件于公于私，双赢互惠之善举，并非“空手道”。所以，我是真诚而坦然的，无论对方如何“高”，我都是平视而非仰视之，且从不怯弱。我虽无名，却代表一个机构，一个群体。而名人皆为个体，大多是以其自身业绩而成名。以我一介“公职受薪人员”对彼之“个体”，我亦可傲视群伦，俯瞰名人。换句话说，我对名人，是“在战术上重视之，在战略上藐视之”。

不止一次，我在“行乞”之时，得到对方的同情。同情我这把年纪，犹自为这“一无钱，二无权”的机构，为这与自己名利无关的事而“窜魂”。我惟有感激。感激对方对我的理解和支持，能将心比心。

遭遇轻蔑或漠视时，我可以原谅某些人的不懂事、不明理，为之扼腕叹息。

笔者性格内向，从小不愿去人多的地方，不看热闹。青少年时期又属无“星”可追的年代。年过半百，才“换岗”于斯。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敬业奉公，勉力为之。由于先后天皆不足，始终不会盲目崇拜名人，将其偶像化，自欺欺人。

有的人闻人绝对化，片面化，将名人视为完人，绝无瑕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疵、缺点，甚至好得“连肚脐眼都有得”。

是人，皆有肚脐眼，名人亦然。过去，中国人普遍认为，“裤腰带以下”皆属隐私区，秘不示人。时过境迁，而今“露脐”已成时尚。笔者近年在工作中一不小心走了眼，有时也瞥见了名人的“肚脐眼”。请容我款款道来，与读者“资源”共享。

目 录

1	性情中人：黄永玉
24	平和稳健：唐浩明
31	大师小盾：谭 盾
36	公益之星：侯希贵
45	史学奇才：何光岳
55	总理诤友：郭道晖
61	见证回归：梁新春
67	人性与爱：李自健
75	情逾半纪：熊清泉
83	将军送书：黄祖示
87	“不务正业”：何署坤
92	爱心延续：谭 谈
97	时代书生：朱 正
102	张扬正义：张 扬
114	官场春秋：王跃文
125	眺望人生：何 倾
128	别有洞天：何立伟

131	白日梦呓：残 雪
139	旅法奇女：成之凡
146	孔雀公主：杨静远
155	湘女多犟：杨安祥
160	贤慧二姐：成幼殊
167	功成名就：成思危
171	笑数念珠：黄美之
178	清史学家：王钟翰
187	儒雅乡长：何曼德
199	餐馆领事：钟武雄
208	香江湘莲：钟期荣
215	首丘梦痕：刘钟毅
224	萧湘居士：萧建藩
235	“琼办”主任：平鑫涛
246	名门之后：李 度
252	思乡情怀：赵佛重
258	皮匠诗人：杨际光
266	湘“唐辛子”：刘燕子
276	梅花小姐：彭 丹
284	庭院女人：罗 燕
291	院士印象：谭靖夷 何继善 刘友梅 曾庆元 刘 笛 古德生 刘宝琛

- 余永富
姚守拙
黄伯云
俞汝勤
钟 堀
卢锡成
- 316 传承革命：田 申
325 “名不副实”：钟 鸿
334 夕照青峰：易照峰
341 藏宝痴人：张 文
346 名师高徒：郭 崑
350 千年精灵：江 堤
362 魂兮随书：曾未之
368 无名小草：李胤宗
375 九死不悔：刘柏丽
- 380 旧文重刊：人物篇
380 千里求学：朱鎔基
382 钩挂五方：唐生明
392 半纪回眸：唐生智
394 “西天”送经：谭云山
399 神山仰止：孔繁森
400 斯郎才尽：斯皮尔伯格
401 超越真实：成 龙
403 难以致远：宁 静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404 | 发仔败笔：周润发 |
| 405 | 天降大任：葛 优 |
| 407 | 名声在外：张艺谋 |
| 409 | 旧书新读：琼 瑶 |
| 411 | 文字苦旅：周桐村 |
| 413 | 书记唱戏：刘 爹 |
| 415 | 点木成金：赵竟成 |
| 423 | 忆《当代人》：黄蜀芹
仲星火
施光南 |
| 430 | 跋 |

性情中人：黄永玉

黄永玉（1924—），凤凰县人，土家族。受过小学和不完整的中学教育。

做过工人、小学、中学教员，报社编辑和记者、自由撰稿人、电影编剧、美术学院教授。自学美术、文学，从事版画、国画、油画、雕塑、小说、诗、散文等创作。

黄永玉乃“性情中人”。

黄永玉不如夫人张梅溪之亲和；不如其女儿黄黑妮之修养；不如其儿子黄黑蛮之豁达，但他无疑是这亲密一家人的核心和灵魂。

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：“性情中人”黄永玉想事和工作时，谁都不能打扰。

他在给湖南省委画《西洲曲》时，对传媒严密封锁消息。

在“千年学府”，讲学毕，他在森严的警卫下离开书院，目不斜视，动如风驰，脸上像写着“无可奉告”几个字的外交官。

见得越多，听得越多，令我对他敬畏有加，敬而远之，不敢开口。几年徘徊，终有收获：黄永玉主动赠以画册，黄黑妮为我指点迷津……

性情中人·黄永玉

有情有义的老头

1996年5月27日，经过一个多月的“（报）纸上追踪”后，终于传来了黄永玉当天已抵长沙的确切消息。他下榻在省委接待处。我依次拨通了省委招待所、蓉园和九所的电话，机器人般干巴巴的女声答复如出一辙：

“请问这位黄先生从哪里来？到哪里去？对不起，没有这个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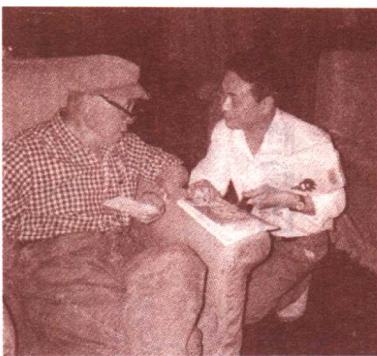
九所总服务台算不错，又加一句话：“先生，您可以问三号楼服务台。”

三号楼服务台一听我找黄永玉先生，立即反问：“先生，您是哪里的？有什么事要找……”我知道，黄永玉就住在三号楼了。便自报单位名称、事由。服务员不敢做主，让我等一下，叫来了一位先生。

“您好，先生贵姓？”“我姓吴。”“请问我应该怎样称呼您？”“就算是黄老身边的工作人员吧，你有什么事？”我再次复述了单位名称和事由，吴先生即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盘问：“你那个机构属于什么性质？由哪里主管？在什么地方？你是从哪里得知黄老在我们这里的消息的？你找黄老做什么？”

.....

我耐着性子一一回答，婉言说到“从报上得知黄老写了一



1996年5月，作者拜访黄永玉。

部自传体小说，我想请求他送一本给家乡图书馆保存，只占用他几分钟时间。”

吴先生说：“黄老这次是路过长沙回香港，停留时间短，很忙。他刚到，正在休息，中午省委领导要请他吃饭……这样吧，你留下电话号码，我转告黄老。”

放下电话，我就知道吴先生不会回电话给我，立即向部门主任雷君通报了情况，邀他下午一道去闯九所。在去九所途中，主任有些犹豫的问我：“崔老师，我们有得钱买黄永玉的画，他会不会赶我们走？”我知道他是上午看过我拿给他的5月12日《三湘都市报》后的“反应”。上面有一篇文章，说起在凤凰黄宅中堂左壁上挂着一则黄永玉亲手写的“启事”，称：

3

“画、书法一律以现金交易为准。严禁攀亲、套交情陋习，更拒礼品、食物、旅行纪念品做交换。当场按件论价，铁价不二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纠缠讲价，即时照原价加一倍。再讲价者放恶狗咬之，恶言恶脸相向，驱逐出院。”

我安慰主任说：“君不见他还讲过一句话么：‘有些事，政府缺钱难办照顾不过来，能帮就帮一帮’。我们图书馆靠的是国家拨款，正属于缺钱难办，照顾不过来之列。他能帮帮更好，大不了赶出来，我也‘老脸不红’，反正我是为公家而非私人。”

次日下午，应凤凰县委办吴先生之约，再去九所时，恰逢三号楼口服务台无人，整所楼内静悄悄的。我怀疑对方已“金蝉脱壳”，人去楼空，不禁心浮气躁，高声呼唤：“服务员！”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闻声而至的却是凤凰吴先生。他说：“我下来过两次了，都不见你们来。”我当即意识到，对方是一位认真、诚信之士，抱歉地说：“对不起！刚才在路上，单车爆了胎，补好后才赶来的。”

当我得知仍不能见黄永玉，吴先生虽称昨夜已向黄永玉报告我们的要求，但不知他是否答应。我心中有些不甘，没有称“吴先生”，而是改称“吴主任，机会难得，希望能让我们在一旁看黄老作画”，吴先生颇有涵养，他认真地审视着我，点了点头，带我俩上楼去了。

我们在场看了十来分钟后，悄然告退。到楼下触及口袋里的傻瓜相机时，我想起明天还不知是什么“戏”，不知黄永玉会不会答应题词，内心一阵躁动，对雷君说：“我真想上楼去拍几张照片。”雷大惊失色，说：“搞不得，黄永玉会生气的。”我说：“固然他是名人，我是无名之辈，但都是湖南人，大不了把我轰出来。”“算了，崔老师，您已经尽力了。即使搞不到字画，也不怪您。”说着，他扶肩搭臂地半推着我往外走去。我口里嘟嘟囔囔着：“我是怕搞得吴先生下不了台，”半就着出了门。

第三天，我没按吴先生约定的时间到下午再去，而是上班后立即给他打电话问讯，如果请黄永玉题字的事情黄了，我打算立马就去三号楼闯见，不得不“行点蛮”。亏得吴先生头晚已向黄永玉说妥了，老人应允“画完了写字”，这才抚平了我的心，止住了我未遂的冲动。

黄永玉在长沙停留仅两天半。王茂林、杨正午、王克英等曾多次看望他，他绘制的《西洲曲》，宽2.8丈，高1.4丈，其间还对人物形象作了重大修改。画中女子本来塑造得比较现代。黄永玉越看越不满意，自嘲为“有点卡拉OK”，后来才

改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种胖胖的、符合唐代丰腴肥美标准的美人。因《西洲曲》原词系隋代无名氏所作，其时审美观已趋肥美。我曾在一旁听黄永玉向九所负责人和王克英副省长说到：“这次回来，家乡的老朋友都健在，树呀、草啊，后生仔都长高长大了，很高兴。”“我给你们画点轻松的……她在想男朋友”。

湖湘人物
黄永玉书



黄永玉为湖南图书馆题写“湖湘人物”。

在完成巨制后，黄永玉已显倦态。但他仍为我馆题写了“湖湘人物”，直到第三遍才较为满意。我很感动，也感激吴先生为之作出安排。

九所请他题词时，他说：“以后回香港写好了再寄给你们吧！”

我和雷君如获至宝般捧着黄永玉墨宝下楼，见天色像要下雨，没带雨具的雷君说：“赶快走。”我那破车胎却又没气了，只好说：“你先走吧！”雷骑上车，带上黄的题词，箭一般驶离了三号楼。

我若再返身上楼，未免太不知足、不近情理了。黄永玉傍晚要走，又很疲倦。

我与名人没有约

忽然，几个人抬着卷成筒状的《西洲曲》，小心翼翼地下楼出楼，往外面去了。黄永玉也跟在后面叮嘱：“慢点走，找个宽敞点的地方挂好。”九所负责人吴处长说：“我已经让人开小礼堂去了。”

我立马跟在他们后面去了小礼堂。

陆续闻讯而来的九所内部人员有一二十个了。

人们往墙上挂画的时候，黄永玉坐在第一排座位上，有种如释重负的状态。

我走到他身边，蹲下问道：“黄老，听说您写了一部自传体小说……”

他纠正道：“不是自传体小说，是小说。”

“您能告诉我叫什么书名吗？”

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。”他用凤凰话说道。

我装着听不太清，将随身带的《芙蓉》杂志递给他，封二上是他的一幅近照。

黄永玉掏出一支旧式大号金笔，刷刷地在他照片下写上书名。

他的硬笔书法比刚才那几个不大不小的“湖湘人物”漂亮、苍劲多了。只可惜“荡”字写成别字“盪”。

“无愁河的浪盪

这书名与名著《温莎郡里风流娘们》挺对仗的。

（洋子）

王克英副省长也走了进来，黄永玉起身问道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来看看你的大作。”

这时，《西洲曲》已挂好，人们纷纷驻足或趋前观赏。

有人问道：“黄老，这荷叶怎么这么像？”